

Brazil
巴西木
In the Pot
西卒
了

榛生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新世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西木醉了/榛生著. —广州: 新世纪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5405-3832-3

I.巴… II.榛…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6175号

巴西木醉了

BRAZIL IN THE POT

榛生 著

出 版	新世纪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5101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 版 人	陈锐军 金城
责任编辑	徐丽萍
责任技编	王建慧
策划编辑	龚颖淳
设计制作	李红泉
制版印刷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6
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5-3832-3
定 价	22.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Brazil
巴西木
In the Pot
西卒
了

榛生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新世紀出版社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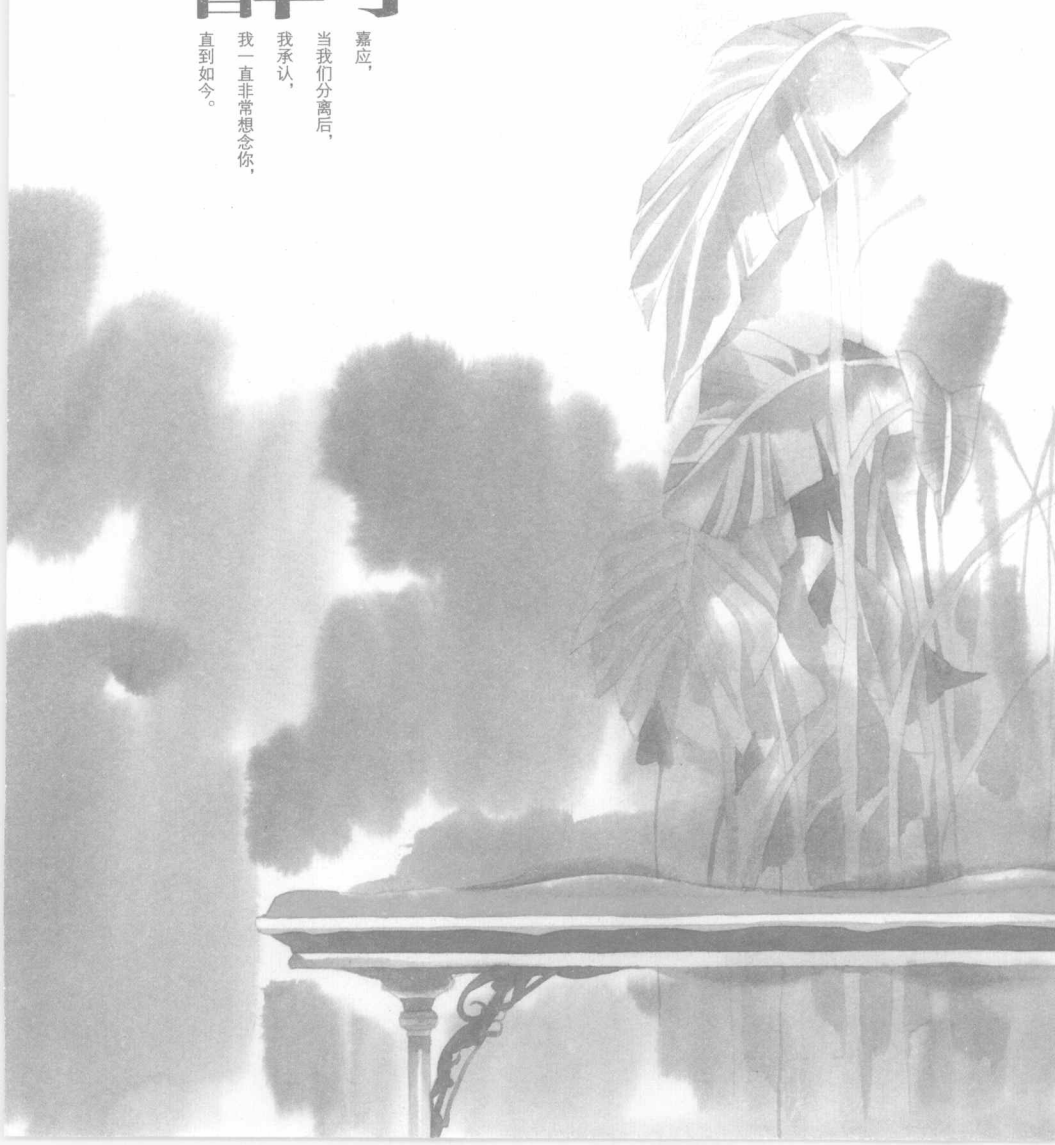
C O N T E N T S

002	目录
004	巴西木醉了
012	橙色电影院
020	瓷器
026	白马不哀伤
035	寂寞是一只生了红斑病的大象
038	导演，请给我一句台词
046	我们的事终归是与熊有关
063	杜霓风的房子
071	粒粒小姐终于爱上了一个好人
078	蘑菇头等你的那十年
085	猫未失忆
090	莲子
100	四叶草与春天与你
110	如果你保留着1993年7月24日的报纸
117	艾米莉始终不怀好意
122	替你喂猫
133	就像火星入思念冥王星人
142	我们的小肥肉啊
150	象牙月光里来的人
160	洛阳牡丹小爱人
168	驯服
176	我想你会变成这样都是我害的
185	耶路撒冷不再醒来
191	后记



醉 了

嘉应，
当我们分离后，
我承认，
我一直非常想念你，
直到如今。





B r a z i l i a n P o t

巴西木醉了

嘉应，
当我们分离后，
我承认，
我一直非常想念你，
直到如今。

[最近我经常在楼顶喝啤酒

看满天的星星

有时一片漆黑，有时月亮很大

下面的人好像再也不会苏醒]

最近我看了一部悲惨的韩国电影名字叫做《我脑海里的橡皮擦》，讲的是一个女孩忽然得了阿氏痴呆症。这种病就像一只橡皮擦，会把脑海里的记忆一点点地擦去，最后什么也记不起来，什么也不再认识，包括她正深深爱恋着的男人。

看完这部电影我大哭了一场，或许它触动了我的哪根柔软的神经。嘉应，最近我经常在深夜的楼顶喝啤酒，就着满天清苦的星光，有时候喝得烂醉。喝醉了我就趴在邻居种的巴西木旁

边唉声叹气，巴西木硕大的叶片遮蔽住了我的忧愁，这十层公寓危楼高百尺，我伸手大概可以摘一枚星星，包在宽厚的植物叶片里送给你。

你会接受吗？还是会皱起你的眉头，警告我当心不要摔下去？

我知道我这个样子很不好，嘉应，我知道。可现在酒精也已不再有能力麻醉我，酒精不是橡皮擦，它没办法把你从我的脑海里擦去。我还是很想你，我是那么想你，那么想你，贺嘉应。

天气好的时候我也会在顶楼晾晾被子，踢到我喝空了的一只两只锡罐，在上午的太阳和大风里，它们发出清脆的撞击声，并不比云雀或百灵的声音逊色。我的情绪稍稍振作，想着下午还要赶去工作室交稿，马上健步如飞下了楼，看啊，嘉应，我这把老身子骨还是很禁摔耐打的吧，虽然昨天晚上喝醉了，头很疼，我还是跑得比谁都快。

下楼时不小心撞在铁门上，额头青了好大一块。



[你就是卡在我胸腔里的一块玉

你就是我的心脏

吐出你，我就死去]

工作室的同事一致认定我家藏有一个喜欢毒打女友的男人，指着我的额头问：“怎么回事？家庭暴力？”这可怎么解释！我甚至都想跟他们说对不起。是的对不起，是我没事撞自己玩，让他们白操了这么多心。

担惊受怕的人里面，有一个叫做牛志卓的，三年以后，他成了我的男朋友。嘉应，实话说他对我比你对我好，他会在我喝醉时背我上楼，在我呕吐时轻轻拍我后背，不嫌弃我，也不抱怨什么，只是特别怕我吐不出来把自己憋死。据说邓丽君是因为醉酒后呕吐物阻在气管窒息而死，而当时她的法国男友保罗并没有陪在她身旁。

事后报纸上的新闻写道：“保罗脸上无哀伤。”

那时我才知道，大明星原来也会有这样凄凉的收梢，这种凄凉，是一场厚葬无法弥补的。幸好我只是个普通人，我还有牛志卓，我喝醉了他会陪在我身边，拍着我后背，说：“想吐就吐吧。”看来我还是很幸福的。

忽然想起和你第一次喝酒。那天，英语四级成绩公布。全班就我们俩没过。在大家同情的眼光中，我们很自然地凑到了一起。我说：“喂，借酒浇愁去吧！”你转过头来，笑了，那

时候我才发现你有双多么多情的眼睛啊，就像里面养着好多尾小金鱼似的。你说：“没过也不用这么兴高采烈吧！再说，男生没过情有可原，你，女孩家家的，好可耻的吧！”

你马上把我给得罪了，但又有本事把我逗笑。你接着说：“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有缘啊有缘，同学，古人云，英语四级，都素浮云！”嗯，古人又云，臭味相投，从来都是爱情最好的理由。

没错那时候我就喜欢喝酒，我并不觉得一个女孩喝酒有什么不好。难道女孩们只能喝可乐？其实早在那之前的两年，我就经常在高三下午的自习课逃学回家，回到我家的军区大院，爬上二楼，从我爸的旧书架上找本书，夹在腋下，同时一手端碟花生米，一手提着瓶白干，走到榕树下的石桌旁，坐好，一边咂酒、吃花生米，一边看书。

有要好的女同学来找我，看到我那个样子吓了一跳。问我：“你居然喝酒了？”

其实我知道，她们惊讶的不是我喝酒，而是我怎么会用这种又土又大叔的方式喝酒。我没法解释。

嘉应，大概是从17岁起，我就是个老气横秋的人了，我这个老气横秋的人时常感到一种老气横秋的寂寞，我没法解释，请不要问我。如果按照他们的逻辑，一个人寂寞是因为：一、没有朋友，二、没有爱人，三、没有事业。现在我倒是三样都凑齐了，可是我跟寂寞作战的理由却并不仅仅是如上这三种。还有一些什么，我讲不清楚，那是属于心灵世界最里层的东西，是不能用语言来叙述的。至于当年，那个穿着白色校服的我，大概更没办法向世界解释一个人17岁时的寂寞。

还好后来遇见嘉应你，你倒从来没有惊讶过我的喝酒。那天我们两个四级败类在校外的学生餐厅大吃大喝，以至于老板娘很担心我们会借酒乱性，一个劲儿劝我住她家，把你赶走。其实那天我们都没喝醉，但是谢过老板娘的好意后，我们从此改变了仅仅是同班同学的人生关系。

我们回来的时候是在文科楼前操场左边第二个单杠下站着，然后你就说：“你怎么这么笨啊你怎么这么笨啊！四级都过不了的女生，谁还会要你啊！”

隔了一会儿你忽然小声嘀咕：“那就是我吧，都一起喝过酒了。”

现在我总是梦到大学那会儿的事。但是我从来没有梦到过这美妙的一幕。你大概是不能体会我当时的欢喜的。其实，我等那一天也等了一年了。一年前，我们才入校，你们男生帮女生打扫寝室，吭哧吭哧拖地的是刘祈军，把窗玻璃不小心弄碎的是赵哲钰。站在我的上铺，装作手里有把吉它，大唱Metallica什么也不干的是你。

那会我就爱上了这个不三不四、不务正业的你。



[草坪上玩耍的孩子五颜六色

我再也不能成为

他们的一员]



大四的冬天我们在一间小阁楼里住，每天从旧饼干盒里拿十块钱，买晚餐所需要的菜。楼下的房东在吃火锅，香气猛烈地蹿上来，鸡肉、鱼、海鲜。我们，萝卜、白菜、豆腐，也是火锅。

你一边吃火锅一边跟我讲了一件小时候的事。你说你5岁那年，爸妈第一次带你去动物园看熊猫，看完以后，你特别想有一件熊猫那样的衣服，这个愿望当然是被扼杀了。后来你得到一只熊猫公仔，走到哪里都拖着它。重重的公仔，5岁的你使劲地拖着、拖着，不肯放手。虽然不喜欢它，但是没有熊猫外套，有一只公仔也是好的。你说：“所以千万不要羡慕小孩，小孩其实是很可怜的，想要什么也得不到。”

你之所以忽然说到这个，是因为那一年我们的处境确实想要什么也得不到。我们想要工作，可是工作好难找；我们想要房子，可是房子太贵了；我们想要钱，可是除非我们去走私熊猫。

毕业了，我们反而像两个小孩，一无所有，一片空白。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我有点后悔没在大学时学点诸如裁剪缝纫之类的技能，以备失业之需。你后来到一家网吧做网管，那么老了，还做网管，被十一二岁的小朋友呼来喝去，“掉线啦”、“死机啦”、“帮忙叫外卖啦”，你都得干。

但是那一年我们没有仳离，为什么后来生活变好了我们反而分开了呢？可见社会学家的论点是正确的，他们说中国的夫妻能一起受苦，却不能一起分享成功的幸福。外国的夫妻则正相反。

外国人我管不着，但外国人却管着我。后来我这个差生居然靠一口乱七八糟的英语找到了一份外企工作，老板是个金毛瑞典人。他让我加班加班加班，他说你们中国人很奇怪，都没有私人牙医，这充满优越感的语气一下子把我激怒了，周末我就把我的两颗虎牙给拔了。

小气的嘉应啊，两颗虎牙真的那么重要吗？

你说：当然不重要，但是，我告诉你赵茜玫，你浑身上下最招我喜欢的就是这俩虎牙！

你生气，不再理我。

我真的不知道你最喜欢那两颗毗着的虎牙。

我一直以为是下巴，锁骨，小腿，脚，或者我的无名指。

[有时候我喜欢看你睡觉的样子
看你睡觉的样子又会突然觉得恐惧
当深夜酒醒，明月照临
那不是你，那是我自己
未来的尸体]

后来那网吧倒闭了，你又失业了。你只好闷在家里帮人做网站，收入微薄。可你对我好，每天我回来，你总是已经把饭做好。我说你不学无术，你从来不恼。我说你没用，你也只是瞪瞪我，笑一笑。你把你赚到的钱给我买草莓，冬天的草莓好贵啊，我说不要再买了，可是你宁可抽劣质的红双喜也一大袋子一大袋子地给我买鲜美的草莓，你说：“我的钱不多，但你想要的，我都愿意给你买。”那个时候你宽厚如同我的佛，可我却因为你一再的仁慈和好欺负而口出狠词，没心没肺：“我怎么舍得花你这一点点的钱！”

你只好讪讪地，像是在安慰我也是在安慰自己：“等我慢慢找工作嘛。”

其实，我不是真心要刺伤你，当深夜你睡去，我偶然醒来，看到你的脸我会觉得安心。你给了我这种安心，可是安心又让我觉得恐怖，我怕我们以后的日子就是这样了，一眼望得到头，像是展眼而至的秋，我们收获了对方，吃掉了对方，然后仇深似海。

我真怕那样。

所以我又开始喝酒了。外国人要我加班，加完班他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Good girl!”他历来都这么叫我，我不知道工作能力挺差的我哪根筋了对了他的胃口，但我知道若是答应和他喝酒就是在打扰一只暂时温驯的大兽。但那时我挺想试试，我知道在我那容量不算大的心里，你已变得乏味了。我每天回到家，开了灯，房间里的任何事物都不能让我惊喜，包括你。

所以你走了，走之前，你磨好一只小刀。外国人送我回家的时候，你把刀刺进他厚厚的肚皮，像滑进一块牛油那样容易。

你被警察抓住的时候，我请求外国人不要起诉你。当他终于答应，并以我必须辞职为条件

时，我一百个愿意。他说要扣下我当月全部的薪水，我也一百个同意。

他又提出另外一个条件。

我站在下午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想了想，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去。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其实我很自私。

外国人说：如果你同我上床，我就放了你的男朋友，Good girl。

[如此这般的天气适合写信

给一个不知道地址也许根本

还没出生的人]

其实那天我一直在看你。

看你走出关了你一年的监狱铁门。你还穿着一年前的旧衣服。你头发被剃得那么难看，身体微佝，好像足足老了十岁。你在门口徘徊了一下。我们的家在左边，火车站的方向在右边。我轻轻地在身后喊一声：“嘉应！”

你听到了吗？你一定听到了。

那时候，天空很静，鸟雀无声，也没有风吹过。

你一定听到了。可是你顿了一下，没有回头，然后就一直向右走去。

现在听说你过得很好，结了婚，开了自己的店，并且有了小孩。这是我在网上的同学录里，找了无数个可能知道你近况的人问来的。不知道你的小孩是否喜欢熊猫，是否也要求有一件熊猫那样的外套。我希望他能拥有，我希望他幸福，如同我希望你幸福一样。

牛志卓说他会年底之前带我去看一幢房子，86平米。趁着房价还没涨得很厉害，我们必须去买。那儿，将是我的家，我最终老去的地方。我也会有一个孩子，我想他会喜欢熊猫，我会在他5岁的时候送他一件熊猫那样的外套。

在到达我的归宿之地以前，我想尽情地想你一次，贺嘉应，家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在家里，我就不可以再这样放肆地想你了。我要控制自己，不喝太多酒，努力工作，不为外界任何诱惑所左右，不再抱着天顶上的巴西木发狂，渐渐忘记你。

嘉应，当我们分离后，我承认，我一直非常想念你，直到如今。❑

B r a z i l i n t h e P o t

橙色电影院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像流水，
经过了就无法挽留它的脚步。

比如：

扬帆之船，

人的年龄，

春、夏、秋、冬，
以及爱情。

One

一月的下午风有点大，还下了雪，公司里爱擦桃色口红的前台小姐给我打了一个内线电话，她说：“卷毛，有一个男人要找你。”她声音迷蒙听起来是捂住了话筒，她为什么这样神秘又这样紧张呢？这个奇奇怪怪的赵蜜鸥。

我照了照镜子，拨弄了一下自己的卷毛。板栗色看上去呆呆的，所以发型师要我挑染一点点橙，最后还涂了沉重的营养膏，坐在火星人脸壳似的红外线帽子下，蒸馒头那样地蒸。有

点傻吧？我一边下楼一边想，像深色的方便面吧？我继续不自信：他会满意吗？

找我的男人正在门口的沙发旁站着。他整洁英俊的外貌让我无缘无故很有面子。他手里拿着纸杯，里头是热气腾腾的茶水——我们倨傲的前台小姐赵蜜鸥竟然把私房茶叶给他喝！看来一个人确实可以仅靠外表得到别人的另眼相待。

这个男人对我说：“今天我来检查你的发型，我可是特意抽时间过来的呢。”

他碰了一下我的头发，他的手指在收回去的时候刮到了我的脸。那个微妙的感受很难形容，就像是最柔软的丝，经过了很光滑的瓷，一点儿痕迹不留，但是彼此都感觉到了。有时候最轻的触觉也可以让人亢奋起来。

Two

我跟他是在我师兄的婚礼上认识的。他是我师兄的上司，我是我师兄的前女友。

明白了吗？

2006年元旦，是个星期天，师兄结婚了，这意味着我被彻底甩了。而我却执意来参加这个令我黯然神伤的婚礼，我不大度，我没有带着什么“再分手也是朋友”的心情来祝福师兄，我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捣乱。

我特意坐在师兄同事那一桌，一杯一杯地自个儿灌着小酒。师兄的同事都挺难过地看着我，转过头又都挺开心地看着台上行礼的新婚佳偶。他们矛盾的心情我能理解，就像能理解他们穿硬邦邦的毛料西装黑皮鞋白衬衫，是在职场工作多年身体已经变得僵硬的缘故，僵硬的人是没有信心穿T恤和牛仔裤的！“多么像吊唁啊！”我胡言乱语起来，“其实做喜和做丧没什么区别啦！不过都是虚伪的热闹！”我又说：“结婚有什么意思呢，男女互相包租而已。”我把“包租”两个字说得很重，唾沫星子溅到了谁的酒杯里，有人不耐烦地说：“得啦，得啦，小朋友你算啦！”可我说得更起劲了，“婚姻是长期的卖淫！”周围就有人吓傻了，用手捂住了鼻子和嘴，也有人就开始去上洗手间，有人一根接一根抽闷烟。我继续说：“真悲哀啊！悲哀的世界啊！”终于，一把低沉的声音对我吼：“你滚出去！”

我仰起脸，寻找着声音的来源。坐在我旁边的男人勇敢地与我对视，承认是他。我站起来：“你说谁？你让谁滚出去？”

就这样，我在师兄的婚礼上撒起了从来没撒过的泼，丢了我22年来的脸，叽叽歪歪地揪住那个男人的衣领子，反复不停地问：“你让谁滚出去？我为什么要滚出去？”

师兄和新娘在台上接吻、戴戒指、喝交杯酒，互诉恋爱历程；我在地上打滚，哭闹，造反，踢伤了几个想拉我起来的人的小肚皮。师兄和新娘大礼已成，众人鼓掌；我脚尖离地，身体被旋转了180度扛在了某人肩头。在鞭炮声中，师兄和新娘向大家道谢，我被陌生的男人运行李一样运了出去。

春天的十字路口，阳光底下，白槐树刺鼻的香气弄得我打了七个醉酒的喷嚏。男人看着我，忽然改了主意，他笑了。他和颜悦色地开劝：“有什么不开心别在这儿闹呀！人家正结婚呢，一辈子也就一次呀！”

“屁！你懂什么！”

“我不懂什么，但我起码知道，他和你分手，不全是他的错，你看看你现在这个熊样，才多大啊你，就梳这种老太婆的发型，你看看你多丑！”

“我不丑！”

“你不丑？你敢说你丑那如花都可以去当港姐了！你最好去换个发型，买点新衣服，真的，你会漂亮起来的，一漂亮，人就会开心。对了，你在哪儿工作？过几天我去你们公司检查，你要是还没变，我就揍你。”

这个发誓要揍我的男人没食言，今天他真的出现在我公司的门口，伴着一肩碎雪，清凉冷风，还有一个多情的微笑。他开八万块的小标致，小车擦得蹭亮，车里挂着一只橙色毛公仔，真不知道他从哪儿买来这只丑八怪。

“还想揍我吗？”

“得给我时间考虑一下。”他放下茶水，对赵蜜鸥比一个感谢的手势，然后对我说，“要不，一起吃午饭吧，我考虑事情挺慢的。”

Three

我们在四菜一汤和两杯鲜榨果汁之间，讨论了“女人当自强”的问题。他对我说：“感情就像流水，你即使站在河中央，也无法挽留它逝去的脚步，所以，你应该尽量让自己快乐，这才是你应该做的。”

我听得鼻头发亮，眼睛放光。我说：“你是学哲学的吧？”他摇摇头，用手比了一个拿毛笔的姿势，“我是学美术的，画国画。”

“可是，你却在地产公司……”

“地产公司搞设计的。”

“师兄是学经济学的……”

“女孩，你不知道总提你师兄会令我不悦吗？”

他的大眼睛度数真足，像两百瓦的灯泡晃着我，我无处遁形，我变乖了，我不吱声了。

“其实你挺可爱的，就是别自找苦吃，别傻，人一傻就不可爱了。”

他的暗示我懂，我心里有点高兴但我不想告诉他，我知道他喜欢我，说我自作多情也好，说我花痴也好，但是几乎在那场婚宴上我就断定这个男人对我有兴趣。可我不愿意和前男友的同事、熟人、朋友发展一段新感情，那样挺别扭，三个人都尴尬，不是吗？

他忽然说：“别怕，没关系的。”

“你说什么？”

“我是说，汤里有一只小蚂蚁，你不要怕，我们换一盘。”

他意味深长地对我笑了。如果那天中午有人给我们做一个智商测试的话，我猜我一定交白卷，而他能胜出我200多分。他绝对是个情场老手，聪明得体，无往不利。他知道女孩们爱听什么话，想干什么事，有什么小主意。他太强大了，我抵抗他就像弹尽粮绝的士兵对付一艘核潜艇那么自不量力。

FOUR

赵蜜鸥一个劲儿问我他是谁，最后我告诉她，他是地产公司设计部的经理。“他追你？”赵蜜鸥激动地炸了锅，眼睛都绿了。明知故问嘛赵蜜鸥，我点点头，小小虚荣心在赵蜜鸥面前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他会在一些没有约定的中午到来，在一楼等我。

他开车的时候不经意地问我：“我车里这个毛公仔是你设计的吗？”

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呢？这个像金鱼又像红薯的东西确实是我设计的，据说很不受欢迎，销售部生我的气，老板面对成堆的退货宣布扣我工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那阵子鄙人失恋，失恋的女人，你们知道，她们是很容易就变态的。

“我很喜欢这只变态的小金鱼。”他说。

他说话总是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就像阳光恰当地照到雪上，雪没有化，但雪松软了。我的心松软得像是散了橡皮筋的小短裤，羞耻都不顾啦，我说：“你真好！”